

在全球化時代，我心目中的「知識人」要擁有四個學養：科技腦、人文心、中華情、世界觀。這四個學養，或許也可泛稱為「人文情懷」。

### 《紐約時報》的例子

美國專家們認為：接受過美國大學人文教育的學生，他們就能夠讀懂：《紐約時報》、《科學人》、《華爾街報》、《紐約客》、《經濟學人》等書報雜誌，並且容易養成終身閱讀的習慣。

只要在美國，我當然會看《紐約時報》。讓我首先承認，以它星期天兩百多頁的報紙來說（外地的零售價為五美元），有一半是我看得懂的：如國際時事、新聞評論、財經金融、體育、旅行、書評；另一半基本上讀而不懂的：科學、醫學、文學、法律、宗教、語言、考古、建築、音樂、舞蹈、戲劇……。

看不懂不是語文的問題，是知識不足的問題。這正反映出自己當年在台灣讀書時，都沒有接觸過的學科。年輕時沒有底子，工作後忙於專業，再要從頭學習談何容易。生活在西方社會，就會深切體認到自己做一個現代人的欠缺。

當專業以外的知識醜醜尤其是人文素養或泛稱的通識教育醜醜所知有限時，就出現了專業之外的外行現象。自己正就是這麼一個難堪的例子。

為什麼一個在台灣的大學生大體上都可以讀懂國內的報紙？原因是台灣報紙的水準是在配合讀者的程度，而不是在提升讀者的水準。

那麼為什麼《紐約時報》會有那麼「高」的水準？實際上也無所謂「高」水準，它只是配合美國知識分子的閱讀程度。這就是說，人文教育普遍的美國社會，它們的知識分子是喜歡讀那些題材的。

台灣則不然。事實上，台灣早已出現專業外孤獨的現象而不自覺。我們周邊有多少讀理工、讀財經、讀醫農的朋友能侃侃而談哲學、宗教、藝術、文學、音樂……？因此大家就很自然地接受不需要什麼知識背景的八卦、暴力、情色、內幕及政治口水戰的題材。只要社會上人文素養低落，媒體的素質是難以提升的。

如何來改善這種專業外很外行與很孤獨的現象？一個可行的方法，當然就是透過教育體系，要求學生修習通識課程。

### 知識人的四個學養

二十年前，我在台北出版了一本書，書名是《經濟人與社會人》；八年後，在大陸出版了第一本書，書名是《經濟人、社會人、文化人》。這兩個相似而又不同的書名，是在反映兩個社會，在不同的成長階段中，我對它們不同的社會期望。

近年來，我又鼓吹「知識人」這個概念來涵蓋經濟人、社會人、文化人、科技人。一方面是延續我國歷史上「士」的傳統，把「知識分子」披上更廣義的「新衣」；更重要的是要與當前大家提倡的「知識經濟」、「知識社會」、「知識世紀」、「知識時代」接軌。

### 科技腦

在全球化時代，我心目中的「知識人」要擁有四個學養：科技腦、人文心、中華情、世界觀。這四個學養，或許也可泛稱為「人文情懷」。

科技腦：過去半世紀台灣經濟奇蹟的功臣，幾乎全是科技背景：從尹仲容、嚴家淦、孫運璿、李國鼎到趙耀東、李達海諸先生，這些財經首長們都擁有第一流的科技腦。

沒有現代科技，就沒有現代社會。當然不是每個人都要做科學家或工程師，更不是只有科學家，才有科技腦。科技腦是指要有一些「科技人」的思維方式及工作態度，並且要認真地學習他們的優點：

- 嚴謹：不馬虎、不獨斷、求客觀、求公正。

- 實證：相信事實，不相信神話，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 創新：冒險有理、失敗無罪。
- 擇善固執：「對」的就要堅持，「錯」的就要放棄。
- 目標導向：目標既定，全力以赴。

## 人文心

人文心：一個社會如果只有科技，沒有人文，社會會變得乏味，生活會缺乏氣質，生命會喪失光彩。

有益於人類的「科技」，能帶來財富、效率、秩序、進步；正如有益於人類的「人文」，會帶來自由、公平、哲思、福祉。

「人文心」是「以人爲本」。當以「人」爲核心時，就要培養及發揮高尚的風範、謙和的氣質、大愛的情操、人性中的尊嚴，以及共享的信念：

這些信念包括了：

- 對公平與法治的堅持。
- 對教育機會的普及。
- 對全民財富分配的關懷。
- 對歷史、哲學、建築、藝術、音樂、語言……的重視。

科技可以「富國」、「強國」；人文則可以「立國」、「興國」；兩者當然要相輔相成。一個社會擁有現代的厚實科技，又同時擁有無處不在的人文精神，那就變成了令人羨慕的國家，當前的美國、法國與英國，似乎最接近這個境界。

一位受人推崇的美國自然生態學者葛勞納(William Cronon)，曾提出在人文教育薰陶下，特別是年輕人，應當要培養出十項氣質。摘引出來供大家思考：

- (1)耐心地聽，並且聽到了別人在說什麼。
- (2)勤於閱讀且能體會其精華。
- (3)可以與任何人溝通，而不顯得外行。
- (4)可以寫得很清楚，且有說服力。
- (5)能解決生活周邊的疑惑與問題（從計算繳稅到電腦使用）。
- (6)重視「嚴謹」，不只是爲嚴謹而嚴謹，而是尋求「真相」（或真理）的一種方法。
- (7)遵行彼此的尊重、寬容與自我批評。
- (8)自己清楚如何在現實世界中把事情做對。留給下一代一個較美的地球。
- (9)培育以及授權周邊的人。
- (10)與外在世界有良好接觸。

一個人——特別是年輕人 盍盍真能同時擁有這些氣質，這該是多麼令人讚賞的境界。

## 中華情

中華情：這裡所提出的「中華情」，希望所反映的就是剛去世的薩依德教授(Edward W. Said)所說的「寬廣的人道關懷」，也可以引伸地包括：對中華文化的體會、對中華歷史的認知，以及對兩岸雙贏的鼓吹。

當前的「中國結」千萬不可變成死結。因此，兩岸的底線絕不可以「中國人打中國人」；兩岸交流的起點一定要從「中國人幫中國人」開始。

在這分秒必爭的網路時代，兩岸僵持消耗了彼此太多的人力、精力、時間與資源。時間不站在內鬥的任何一方。「歐洲整合」與「歐洲一體」應當帶給兩岸領導人刻骨銘心的震撼。被認爲自負的歐洲人，正展現了放棄世仇的大氣魄；被認爲崇尚和平的中國人，則一直忙於內鬥，而還自認聰明。

兩岸的中國人，只有以中華情來展現大格局。有了大格局，如我一再強調，才會有好結局。

## 世界觀

外貿導向的島嶼，應當要擁有世界觀；令人不解的是台灣則是關心內部，少關心外在世界的一個島，就如大前研一筆下對日本人民的批評一樣。即使對鄰近的大陸、港澳、新加坡等地，人民都欠缺了解的興趣。不像澳大利亞與紐西蘭特別要他們的年輕人到國外短期遊學或工作。

一個教育普及的台灣，一個以中產階級為主幹的台灣社會，是不應當這樣缺乏世界觀的。因此，一九八六年我們創辦《遠見》的動機，就是要提倡「世界觀」。使台灣島民漸變成「世界村民」。

創刊詞中有這幾句話：

面對這樣動態的、多變的現實世界，如果我們沒有現代的國際知識，我們就無法避免因無知而帶來的錯誤；如果我們沒有遠見，我們也無法避免因短視而帶來的傷害。

在這一認知下，全國人民求自衛、求發展的兩個基本工具就是人民與政府要具有：(1)應對世局的國際知識；(2)開拓國運的遠見。

唯有這樣，中華民國才不會在國際社會中孤立，才不會在世界中國人的心目中孤立。

知識與遠見的結合，才能夠避免無知與短視，才能夠審察世局，開拓國運。

台灣需要一個視野擴大運動：全國上下要認清：台灣是國際舞台上的一個小兵，不是主角；也要認清：除了本土，還有世界；除了學習方言，還應當要學習外語。台灣千萬不能陷入夜郎自大或坐井觀天的困境。

專業內要內行，專業外不外行

現代社會的一個特徵就是專業分工。它雖然帶來了整體的經濟利益，卻也使個人對於專業領域以外的一切變得疏遠，形成專業領域中卓然有成；專業以外，陌生寂寞。

對專業以外的人與事，對專業以外的知識與環境沒有時間，或者沒有興趣了解，就有可能變成專業外的孤獨；甚至變成專業外的「文盲」。

在台灣社會中，我尊敬那些在專業領域中表現出色的人，但也令我嚮往一些在他們專業領域以外，所表現的博學多才與人文素養，例如清華大學的前校長沈君山、和信醫院院長黃達夫，及實踐大學校長謝孟雄。

與年輕朋友交談時，我常向他們鼓吹：不要羨慕那些大官、那些巨商、那些新貴；而是要學習那些專業以外也不外行的人！學習他們在專業中，可沉醉其中；學習他們在專業外，也享有人文情趣。

一九八〇年代的美國社會曾流行過「功能性文盲」(functional illiterate)一詞。它是泛指那些缺乏處理生活及周邊環境能力的人：如不會讀家具組裝的說明書，不能修理家中水電的細微故障，不會填報所得稅。把西方社會這種「實用性」的定義用到台灣，我們也會出現驚人的數字。我常擔心愈會用筆考試的年輕學生，愈不會用手來處理生活上的問題。

人的一生就是在尋找各種因素的平衡：家庭與工作，所得與休閒，儲蓄與消費，小我與大我。

要做一個內外兼顧的人，我想不能超過八分時間用於「專業」，不能低於二分時間用在吸取「專業外」的知識；否則，就容易變成「太多專業，太少人味」。專業知識可以使自己擁有生活的舒適；人文素養才能使自己體驗生活的豐富。

一個圓滿的人生是指：專業領域內是內行，專業以外也不外行。不僅要做一位完美的專業人，也要做一位有人文素養的現代人！

(本文摘錄自《八個觀念改善台灣》台北：天下文化，2004年)

## 導讀：

高希均，生於南京市，先後在台北商職與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學系畢業，並獲兩校傑出校友獎。

高希均曾於威斯康辛大學執教逾三十年。並獲該校名譽教授與威州州長傑出服務獎。曾於一九七一年當選美國傑出教育家，一九七四年獲威斯康辛大學傑出教授獎。一九九四年後為美國百人會會員。一九八〇年代在台灣發起創辦《天下》雜誌、《遠見》雜誌與「天下文化出版公司」，二〇〇二年又創辦「小天下」少兒讀物，現為「天下遠見文化事業群」總裁，持續推動進步觀念之傳播。二〇〇二年獲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特別貢獻獎。

相關著作有：《反冷漠的知識人》、《經濟學的新世界》、《高希均筆下的人與書》、《讀一流書·做一流人》、《經濟學的世界：下篇》、《反冷漠的知識人》與《八個觀念改善台灣》。

他來自上海生於戰亂，長於憂患。這一輩子最喜歡做的事情是教書，最關心的是教育。他是台灣出版社領導品牌一天下文化的創辦人，不斷努力的為台灣傳播進步的觀念，是台灣經濟起飛時期的開國功臣之一，是企業家，更是國家的中堅幹部，笑聲爽朗，關心部屬，愛才惜才。他鼓勵大家多閱讀，只因為讀一流書，做一流人，建一流社會，相信知識改變命運，因此提出自己再忙也要讀書，收入再少，也要買書；家裡再擠，也要藏書；交情再淺，也要送書。高希均在台灣這個社會，亂中有序聲嘶力竭的吶喊，是為不願繼續沉淪墮落。

他一向以傳播進步觀念、積極推廣讀書風氣。1977年以「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一文影響了台灣朝野，成為全民追求進步的共同指標。誠如高教授所說：「影響國家建設的因素，不僅是當前的各種政策，而更在於各種深入人心的理念。」因為熱愛台灣，深知台灣在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道路上，政府居於關鍵地位，所以他竭盡所能為政府提建議、畫藍圖；但是遇有批評也直言無隱，不假辭色。他認為要「對有權力者說實話」、「不要做虛報佳音的天使」。對於社會的失序，他指出政府有「太少的公權力，有太多的同情心」；當大家都厭惡貪污時，他提醒「決策錯誤比貪污更可怕」。所謂：「君子愛人以德」，這正是他「報答」台灣的地方。

他指出：「不追求名位，不爭取選票的知識份子，如果怕得罪人，怕樹敵，都不敢提倡改變、改善、改革，那麼這個社會註定了沈淪與墮落！台灣還存一線生機，因為知識份子還沒有完全放棄。」

學習「學習型組織」，是一種上進的態度、科學的方法、理性的執著；不涉及黨派立場或意識型態，因此應當立刻被政府、企業、學校等機構所擁抱，建構「學習型台灣」。當每一個人有願望要從工作中獲得生命的光彩，與生活的樂趣，就需要透過「學習型組織」，不斷的自我超越與自我改善。學習，是場寧靜的革命，學習型組織，將是永遠的贏家。一旦個人或組織停止學習，就會被判出場。

他不諱言：「有人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我要說：『人人為己，天毀地滅。』看看大陸沙塵暴出現時的天怒，看看台灣土石流發生時的地吼！『貪婪』正是今天東方與西方社會共同墮落的根源，我不得不把大家熟知的『權力與腐敗』的因果關係，改寫成：貪婪使人墮落；絕對的貪婪，使人絕對的墮落！」「如果『貧』是二十世紀的『病』，『貪』就是二十世紀之『痛』。此刻，只有世界各國的政府、企業與人民及時在貪婪的大逆流中，採取對策。唯有行動，才有結果。」

〈人文情懷〉，高希均有著遠見的視野胸懷寬拓，看盡人生的問題，他想為台灣找到更好的未來，希望能改善台灣的現況。本文集結了國內外開明觀念，對於當前的台灣整體問題，有著不一樣的省思，與自我內心激盪，更難能可貴的是，高希均以那流暢及饒富切題的比喻，更是讓人再三回味無窮。

在全球化時代，作者心目中的「知識人」要擁有四個學養：科技腦、人文心、中華情、世界觀，合稱為人文情懷。科技腦是要有科技人的思維方式及工作態度：嚴謹、實證、創新、擇善固執、目標導向等。人文心是以人為本，以人為核心，培養及發揮高尚的風範、謙和的氣質、大愛的情操、人性尊嚴及共享的信念。中華情是要鼓吹兩岸雙贏的理念，「中國結」千萬不可變成死結，兩岸的底線絕不可以相互攻打，而交流的起點要相互幫忙，兩岸僵持消耗了大多的人力、精力、時間及資源，因為時間不站在內鬥的任何一方。兩岸只有以中華情來展現大格局，才会有好結局。世界觀是台灣亟需正視的，台灣是只關心內部，少關心外在世界的一個島，需要一個視野擴大運動，不能陷入夜郎自大或坐井觀天的困境，要有遠見地成為「世界村民」。有了人文情懷，才容易擁有高貴的靈魂。

作者的筆鋒不僅常帶感情，而且也富理性。本來，經濟術語是無感情而重理性的，但高教授卻賦予

它趣味，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能夠深入淺出地剖析現今政治、經濟、兩岸關係與文化的問題，讓我們能在如此生動活潑的方式下掌握未來，走向世界。他真正是能讓我們在快樂心情中學習的人，書生報國，力量真是無與倫比！誠如洪蘭所說：「高希均教授是現代書生報國最好的榜樣，他有科技腦、人文心和中華情。」他的文章，篇篇都在談如何提升台灣的競爭力，創造兩岸雙贏的契機。

### 品味時間：

- 1、作者心目中的「知識人」要擁有那四個學養？為何可稱為「人文情懷」？
- 2、讀完本文，你可否解析作者對現時台灣有何特別的意涵？
- 3、請分享本文對你的感動與啟發。你有不同的看法嗎？